图书情报工作
第63卷 第22期 2019年11月

图档博与大学合作共建各地"城市记忆"*

李睿　黄靖芸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成都 610064

摘要：[**目的/意义**]探讨在保护城市文脉和留存集体记忆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建设"城市记忆"，包括如何拓展建设主体、构建协作平台、使"城市记忆"建设与研究可持续，为我国"城市记忆"建设提供更多新思路。[**方法/过程**]基于对国外代表性"城市记忆"项目的网络调查、文献调查以及对国内主要"城市记忆"项目的实地调查和电话调查，发现我国"城市记忆"建设目前面临资源采集人力不足、多方协作平台缺失，建设和研究不可持续等问题，从而提出了拓展建设主体的诉求。[**结果/结论**]将建设主体从图档博拓展到大学，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生群体这一人力资源优势进行更广泛持久的资源采集，依托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可以搭建有利于资源整合的多方协作平台，依托大学持续的教学科研活动可以保障记忆项目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市记忆　协作平台　可持续发展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9.22.010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城市形象走向趋同[1]，引发了城市居民文化和精神层面的迷失。"不能想象，一个记忆断裂的时代如何拥有连贯的精神和文化？如何拥有持续的走向和发展？"[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深刻把握文化自觉内涵、树立文化自信，通过构建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城市记忆"工程重建城市文化和重拾民众的城市自信，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城市记忆"工程在青岛、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落地生根，不仅对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城市自信的塑造有巨大的社会意义[3]，同时也形成了推动图档博事业发展的冲击波，引发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思考与参与。

2 "城市记忆"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

"城市记忆"的概念最早由D. Lowenthal[4]从地理学视角提出，他认为城市是不同形式记忆的场所，城市的建筑设施则是"城市记忆"的证据。目前国内对于"城市记忆"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将"城市记忆"作为一种档案信息资源，从信息学角度界定"城市记忆"。上海市档案局郭红解[5]认为"城市记忆"是"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人们对这些历史记录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提取过程的总称。"而这些历史记录则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它用文字和图像等记录工具直接将人类社会活动的信息记录在特定的载体（如纸张、胶片、磁盘、光盘等）上。戴志强[6]将档案信息资源分为政府信息、城市记忆及百姓证明。"城市记忆"，即在"城市建设、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对城市发展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原始记录材料，如反映城市原貌、工程建设、名胜古迹、突发事件、重大活动等情况的文字、照片、音像资料等材料。"

二是以城市空间为中心，侧重城市实体的演变过程。陈蕾[7]认为"城市记忆即是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整体性历史认识。"任永芳[8]指出"城市记忆是一个城市形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和印痕，是由一系列代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源、建筑、街道和文物古迹等历史坐标点串连而成的，是一个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和生生不息的象征。"

* 本文系四川省人社厅项目"世纪四川社会记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研究"（项目编号：川人社办发[2016]183－3）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睿（ORCID：0000－0002－4708－2088），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li_rui@scu.edu.cn；黄靖芸（ORCID：0000－0002－6087－8443），硕士。
收稿日期：2019－01－27　修回日期：2019－05－04　本文起止页码：82－90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三是从记忆空间出发，强调人的记忆。朱蓉[9]认为“城市的记忆主要体现为一种集体记忆，它区别于个人记忆与家庭记忆、国家记忆，仅局限于被某个城市中长期生活的人群所充分共享的记忆。”杨茂川[10]则具体指出城市记忆是指“那些存在于当地人们脑海中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集体记忆的总和，包括有形的建筑形式、民间美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无形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以及老地名、老道路名、老掌故等。”

本文认为，“城市记忆”既非史学模式下的记事，也非文学模式下的叙事，它是回避任何主观陈述与个人判断的城市生活和风貌的客观再现，城市历史的追溯、城市文化的传承。它以图档博珍藏的馆藏资源为内容，同时也涵盖了文化遗产、古建旧址、生活实物等，全方位多角度构建立体城市记忆空间，让“记忆”述说城市，让受众感悟城市。“城市记忆”是一个地区的人物、事件、文化思想在时空坐标系中构成的社会图像，是城市的文化脉络和精神财富，对于一个城市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

3 “城市记忆”建设研究现状

3.1 “城市记忆”建设现状

广义的“城市记忆”包括省市区县各级地域范围的城市或城镇“记忆”。国外的州市区县“记忆”项目建设主要集中在美国，由图书馆主导建设的项目有：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建设的“皇后区记忆”[11]，印第安纳州立图书馆牵头的“沃巴什谷记忆”[12]，亚利桑那州立图书馆主导的“亚利桑那记忆”[13]，缅因州图书馆参与合作的“缅因记忆”[14]，迈克尔施瓦茨图书馆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合作的“克利夫兰记忆”[15]，查塔努加市公立图书馆主导的“查塔努加记忆”[16]，阿克伦城萨米特县图书馆建设的“萨米特记忆”[17]；由档案馆、博物馆、大学、学会等非赢利性机构合作建设的项目主要有：印第安纳州档案馆与印第安纳大学合作共同建设的“印第安纳记忆”[18]，堪萨斯州历史学会联合档案馆、博物馆建设的以信件、日记、照片、政府记录、地图、博物馆文物、历史建筑等为内容的“堪萨斯记忆”[19]。

其他国家颇具代表性的“记忆”项目还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档案机构以家族记忆为依托建设的“新南威尔士记忆”[20]。意大利威尼斯市档案馆和博物馆以历史和艺术公共知识为基础建设的“威尼斯记忆”[21]；埃及开罗市档案机构建设的以城市符号为载体的“开罗记忆”[22]；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档案部门建设的“蒙特利尔记忆”[23]；新加坡图书馆建设的“新加坡记忆”等[24]。

我国各地的“城市记忆”工程源于20世纪90年代冯骥才为“抢救天津老街”而发起的历史文化考察与保护活动[25]。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城市记忆”工程，截止目前国内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有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济南、天津、杭州、武汉、重庆、厦门等多个城市。此外，台湾、香港等地区也展开了实质性工作。目前，参与城市记忆建设的主体多样，不仅有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还包括一些商业机构和个人。我国以图书馆为建设主体的“城市记忆”工程有首都图书馆的“北京记忆”[26]，济南图书馆的“济南记忆”[27]，苏州图书馆的“苏州记忆”[28]，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年华”[29]，绍兴图书馆的地方特色数据库[30]等。我国档案馆发起的“城市记忆”工程有青岛城市记忆工程、浙江历史文化记忆工程等。“走进记忆之门——中国珍品展”主题展基于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档案馆的唐、元、明、清、民国上百件档案珍品，打开了中国记忆的大门[31]。沈阳市家庭档案研究会建立的“家庭档案网”注册用户已超10万，共同讲述家乡的昨天和今天，目前正筹划建设东北地区家谱文化中心，记忆范围逐渐从家庭走向族群和地区[32]。“见证北京——档案的记忆”和“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由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完成[33]。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香港故事”的二楼展区运用历史旧家具和器物，借助各种手段力求真实地复原了三处老字号商铺的昔日风采[34]。上海音像资料馆将20多年的收藏集锦成《城市记忆——上海珍贵历史影像》，分“海上旧梦”，“烽火岁月”，“上海新貌”，“新世纪新上海”四大部分展现上海历史变迁[35]。另外，有商业机构也成为了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合作者，如香港记忆[36]是由香港赛马会基金发起并委托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合作完成；浙江记忆工程的重点项目浙江方言语音建档则是浙江省档案馆与腾讯网合作完成[33]；“上海城市记忆”与东方网合作开展“城市记忆@上海”网络文化节活动[37]。个人主导的城市记忆工程项目还有宁波“北仑城市声像记忆工程”[38]，河北保定的“保定味儿”、北京的“老北京城”等个人微信公众号也体现了建设“城市记忆”的公众热情[33]。

国外的“城市记忆”建设时间较早，资源类型丰富，参与主体多样，并且都积极寻求与其他机构其他地区的合作共建，注重记忆项目的推广与应用。在资源存储和转换上遵循国家/国际标准，著录详细，可检索度高。随着“城市记忆”项目的有序推进，虽然世界各地发展步伐不一，但都体现了由被动建设到主动共享，

图书情报工作
第63卷 第22期 2019年11月

由表及里,由单一文本到多媒体全景式互动的趋势,"城市记忆"项目建设的难度也在递增。梳理国内外"城市记忆"工程现状不难发现,开展"城市记忆"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这是因为"城市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行为,个体思想必须置身于集体记忆的框架之下[39]。而我国的"城市记忆"项目虽然起步稍晚,但在二十年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既有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同时紧密结合地方特色与文化特点挖掘资料背后的记忆,并有不少项目将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其中。但同时我国"城市记忆"也面临着社会公众参与度不够、认可度不高等问题,顶层设计和规划也有待加强。

3.2 "城市记忆"研究现状

本文在SSCI和A&HCI检索得到"城市记忆"(city memory OR urban memory)研究领域于1987–2017年期间国际范围内发表的论文2 727篇。本文对"城市记忆"主题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分析,如图1所示,该主题的研究涉及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环境研究、城市研究等多种学科领域,各学科从各自视角进行"城市记忆"研究,自动形成了围绕该主题的跨学科交叉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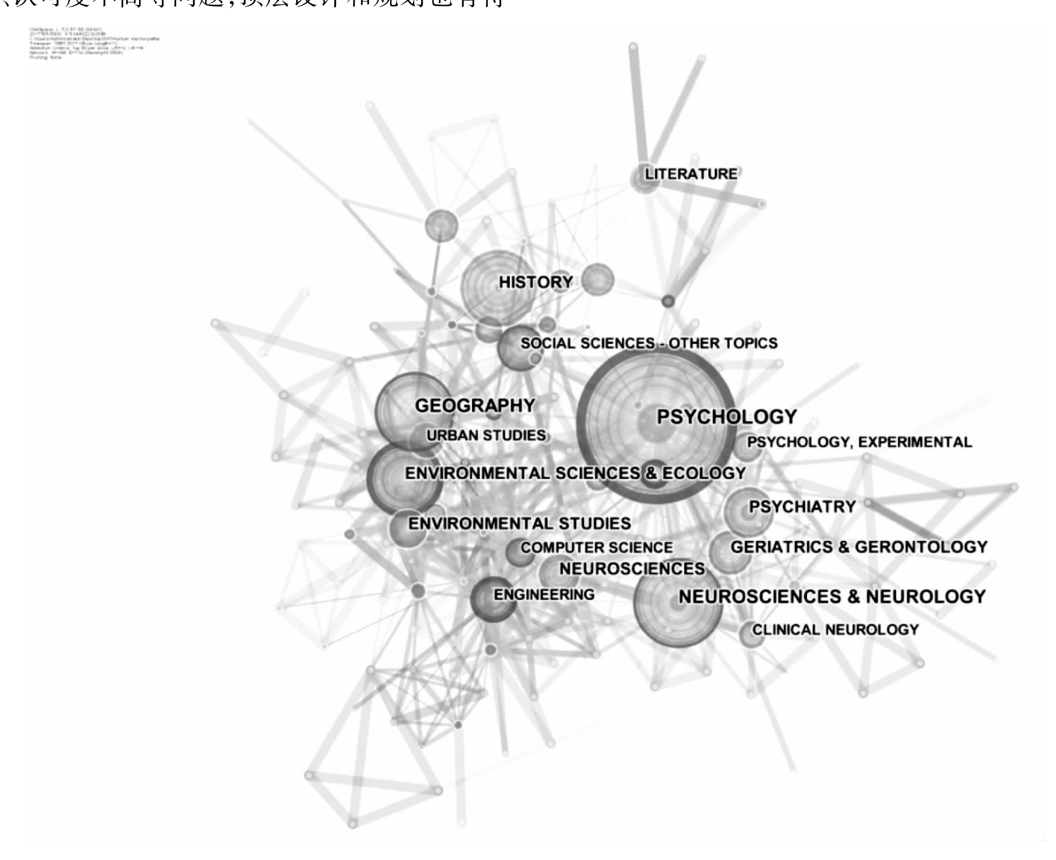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记忆"研究所涉及的学科

本文在CNKI数据库中以"城市记忆"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2017年2月27日,共得到1 625条结果。可以发现近50%"城市记忆"相关研究论文属于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类,其次是图书、档案及博物馆学类,占到了20%,这两者成为"城市记忆"研究的主要学科群。"城市记忆"相关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比较宽泛,包括经济管理、旅游、美术、文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图书情报档案学、新闻学、计算机科学、虚拟现实技术等。从时间维度看,2005年至2016年的12年间,"城市记忆"的研究主题发生了由"档案资源"向"记忆工程"再向"资源整合"的演变。

城市记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市记忆的时空属性、保护内容、情感认同等方面。

城市记忆具有历史的时间性和地区的空间性。钱智勇[40]认为城市记忆具有时间性,并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提出城市记忆是由不同时间点构成的。朱蓉[41]则从空间性探讨了城市形态与城市记忆的关系。H. Muzaini[42]详细论述了城市记忆被时间化和空间化的过程。特里·库克强调档案不仅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同时档案也在构建社会记忆中发挥重要作用[43]。布正伟从建筑学的角度认为"城市记忆"是集体对于城市环境及其要素的美学认可[44]。法国学者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提

出“集体记忆是同一社会多个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39]，“城市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自然具有个体属性，强调个体的认同感。冯惠玲认为在“建构”记忆的过程中，“建构主体的立场、观念、知识、情感都会投射到建构物中”[45]。B. Duncan[46]认为城市记忆既包含个人情感因素，同时也与地方环境密不可分。M. Lewicka[47]对波兰和乌克兰两个城市的二战城市记忆进行研究后发现，城市记忆表现出地方依恋与认同。朱竑[48]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感、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的概念。李王鸣[49]、曹珊[50]、汪芳[51]等提取出影响城市记忆的因素，并通过数学建模、问卷访谈等定量的方式对城市记忆进行了测量。现有的“城市记忆”研究已经认识到“城市记忆”所具有的时空属性以及其表达出的人与人、人与地方的情感认同，明确了“城市记忆”的保护重点等要素。“城市记忆”研究的固定范式暂未形成，因其具有学科交叉性和方法多样性，这就对下一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我国“城市记忆”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4.1 “三馆”人力短缺使资源采集受限

“城市记忆”工程不仅需要将图书馆的流通图书及珍本、档案馆的史实记录和博物馆的相关藏品进行互补性的信息资源融合[52]，同时更需要收集存在于千家万户中的海量记忆资源。馆藏资源是“城市记忆”最直接、稳定、确切、便于传承的素材[53]，满足了城市居民“80%”的记忆需求，但其余“20%”的边缘性记忆同样应得到重视[54]。例如，尽管档案界已认识到为农民工建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但农民工群体的状况记录仍基本处于空白或灰色地带[53]。

我馆“三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手短缺问题，2017 年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图、档、博“三馆”的平均馆员人数仅为 5、18、22，加之“城市记忆”并非“三馆”首要工作任务，且工作人员时间精力有限，采集“城市记忆”内容资源，挖掘资源的深层价值的新任务亟待更广阔社会领域的人员加入。

4.2 多方建设主体间缺乏协作平台

“城市记忆”资源具有多样性，包括实物资源（如老建筑、档案、手稿、书信、家谱、老报纸、老海报、老照片、老地图、各时期货币、票证、文凭、证书等）、多种媒体形式的非实物资源（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城市记忆”资源的来源多样，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社会团体和个人，描述资源的元数据也具有多样性：图书馆多采用 CNMARC 著录规则、档案馆多依据《档案著录规则》、EAD，博物馆多使用 CIMI、VRA Core、CDWA 等。例如，“厦门记忆”元数据以 MARC 格式为主；“香港记忆”主要基于都柏林核心元素集（DC）；美国弗罗里达记忆[55]则从提交到传播对所有数字作品都分别就管理性元数据（Administrative Metadata）、结构性元数据（Structural Metadata）、描述性元数据（Descriptive Metadata）、内嵌元数据（Embedded Metadata）都作了明确规定；纽约市皇后区记忆[11]为保证所有的记忆作品将来能方便无误地被皇后区图书馆保存，要求市民提供记忆作品时保证使用元数据的准确性，同时参考皇后区图书馆的编目标准制定记忆编目规则。事实上，我国大量的“城市记忆”工程为自建数据库，无元数据方案或简单自设元数据。由于元数据兼容性差，通过收割元数据整合资源的方式难以实现。

“分工不合作”是目前图档博机构在建设“城市记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身为各自领域的“霸主”在进行合作时，彼此间的“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机构间的合作，出于“本位主义”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有时甚至不惜损害整体利益[56]。有学者基于囚徒困境矩阵提出当“城市记忆”工程由多方协作时，每当涉及自身利益，各方会调整自身行为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以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不作为的现象[57]。

4.3 “城市记忆”项目呈现不可持续性

“城市记忆”如火如荼的建设背后有多少工程能持续推进呢？阿尔温·托夫勒认为记忆有两大特征——丰富和活泼，丰富指其容量，活泼则指其内容的关联度和便于提取[58]。从目前国内“城市记忆”工程的统计数据看，普遍存在内容资源较少，关联度低的情况，既不活泼也不丰富。资源丰度并不乐观，最少的“杭州记忆”，资源数量仅有 1 040 条，“上海记忆”也只有 2 010 条。而资源较多的“厦门记忆”和“苏州记忆”，资源数量虽达到 60 多万，但是很大一部分却是联机目录或地方报纸的数字化版本。“青岛记忆”早在 2002 年就已经开始收集“城市记忆”资源，共有文件级目录 510 万条，70 万页档案全文，2 万张照片和 5 万分钟的多媒体档案，但其在网络上共享的资源仅有 6 700 多条。截止 2018 年 7 月，本文调查了国内 13 个“城市记忆”网站，其中有 6 个网站已经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详见表 1。能正常浏览的网站中，有相当部分的网站更新时间停留在几年前，例如长春图书馆的自建资源数据库中报刊资源的更新停止在 2012 年，佛山文化信息网大部分资源集中在 2015 年挂网，此后并无更新。

表 1 国内“城市记忆”网站资源状况

项目名称	来源网站	备注
重庆地方数据库	http://gxgc. cqlib. cn/lib/outline_meishi. jsp? page = 3&channelid = 75428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北京记忆	http://www. bjmem. com. cn	
福建文化记忆	http://www. fjwh. net/fjfy/main. htm	
冰城文化	http://www. hrblib. net. cn:8105/bcwh/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济南记忆	http://www. jnlib. net. cn/jnjy/index. html	
苏州记忆	http://szjy. szlib. com/	
郑州记忆	http://www. zzldcn. cn/Panoramic/List. aspx? SortID = 20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上海年华	http://www. library. sh. cn/	
长春图书馆(特色数据库)	http://www. lib. cc. jl. cn/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特色资源	http://www. gxlib. org. cn/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厦门文化信息网	http://www. xmculture. com/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佛山记忆	http://202. 105. 30. 17:802/Pro_information/Default_s. aspx	
台湾记忆	https://tm. ncl. edu. tw/index	

T. Kuny 指出[59]，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黑暗岁月”，需要寻找数字时代的“修道士”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信息进行保存，确保文化资源可以被后代获得，使人类文明能够赓继绵延。而事实上，社会公众对“城市记忆”的知晓度很低，参与度更低。例如，青岛档案部门在收集城市的旧貌、遗址、民居建筑资料的过程中，公众不能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自己保存的关于城市的老照片和影像及时提供给档案部门，档案部门在对城市的街道、旧址、人文风貌拍照和录像过程中，面临着单位、个人不理解、不支持的状况[60]。由谁来长期可持续地负责资源收集与整合，如何有效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这是“城市记忆”建设需要解决的长远问题。

5 大学参与“城市记忆”建设是难题的破解之路

本文认为，图档博与大学合作，鼓励大学参与共建各地“城市记忆”，对于破解我国“城市记忆”建设的诸多难题是一种建设性的思路。

由 SSCI 和 A&HCI 检索到“城市记忆”（city memory OR urban memory）研究领域 1987 – 2017 年期间国际范围内发表的 2 727 篇论文显示：世界各国进行“城市记忆”研究的机构主要以大学为主，如图 2 所示，包括：美国西北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阿尔伯塔大学，多伦多大学，伦敦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巴黎大学等。国内也有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积极参与“城市记忆”的研究，开展不同层面的“记忆”学术讲座和会议。学术活动的开展以及诸多学者投入到“城市记忆”研究，标志着大学进入了“城市记忆”之门。

由大学参与共建的“记忆”类项目，层次丰富，技术手段多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数字历史研究中心建设的“影谷”项目，以平民生活档案为内容记忆了弗吉尼亚州的南北战争[61]；斯坦福大学的“罗马地理空间”项目记忆了多座古罗马城市之间一年中不同时期内的贸易路线和通讯状况[62]；哥伦比亚大学的“波维大教堂”项目通过 3D 技术和激光测量对哥特式教堂进行了精确可视化重塑[63]；麻省理工学院的 Docubase 数据库在探索数字时代的档案发展时，以城市记忆作为重要对象展开了各种资料的收集和展示[6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集结了环境艺术学院与文理学院人文艺术系力量筹建的“城市人文”组织，自 2013 年起每学期都围绕城市记忆主题展开特定研究[65]；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建设的“全球记忆”汇集了全球 70 余个数字记忆项目的资源[66]；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人文高新技术与信息研究所的“工薪阶级婚姻”项目记忆了 1855 年至 1976 年苏格兰工薪家庭的婚姻生活[67]；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研究中心的“9. 11 记忆”项目已经收集保存邮件、图片等资源超过 150 000 件[68]；美国乔治梅森大学与新奥尔良大学、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合作建设的“飓风数字记忆”收集、保存和展示了卡特里飓风和丽塔飓风的相关信息资源[69]；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记忆”项目中的“北京老照片时光机项目”[70]是在集成 GIS 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成的老照片集成与展示平台。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大学作为“记忆”建设主体之一并非空谈，已有的建设实例已说明了大学具备参与合作共建的实力。

李睿，黄靖芸. 图档博与大学合作共建各地"城市记忆"[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22):8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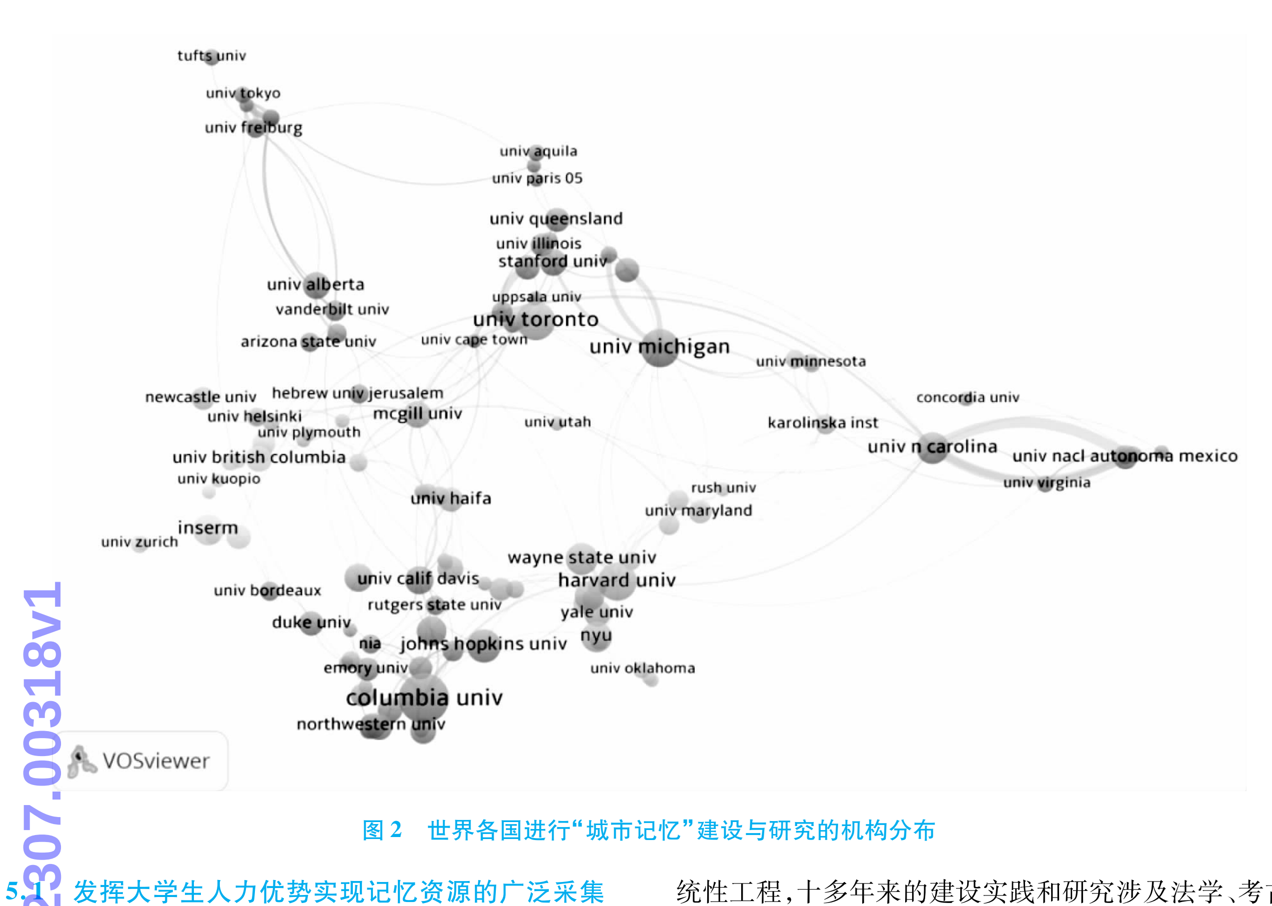


图 2　世界各国进行"城市记忆"建设与研究的机构分布

5.1　发挥大学生人力优势实现记忆资源的广泛采集

"城市记忆"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城市记忆"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开放的社会力量,需要在大众共建的机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记忆"项目原始内容资源素材的采集工作是披沙炼金,铢积寸累的过程。家谱、手稿、书信、民歌民谣、口述史、老照片、老地图、老文凭、老契约、老婚书、老年历、老海报、老菜单、老车票以及粮票、布票等社会记忆的承载物都分散在社会公众的手中。面对浩瀚的民间原始素材资源库,图书馆和大学的志愿者团队可以走进中小学,并通过中小学走进千家万户,宣传保存"城市记忆"的意义,鼓励和引导公众贡献素材资源。

为传承上海抗战记忆,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75 周年系列活动向中学赠送再现全民抗战历史的图册,深入高校进行抗战影像播映[71],取得了不错效果。"城市记忆"作为文化基因应当广泛渗透和融入到社会大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中,大学生群体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广泛宣传和采集记忆资源,这一工作本身亦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社会教育活动。

5.2　凭借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搭建资源共建共享协作平台

"城市记忆"虽是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的新兴工作,但"城市记忆"的建设是一个多学科属性的系统性工程,十多年来的建设实践和研究涉及法学、考古学、图书情报档案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病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多学科背景是综合性大学所具备的优势[72]:法学可以辅助进行城市记忆资源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考古学专业可以进行资源的文史价值判断,图情档专业可以进行专业的数字资源组织、描述与存储,计算机科学等信息专业可以进行数字信息挖掘、关联图谱建设以及基于 VR 技术(虚拟现实)的社会记忆重现,心理学可以探讨城市形态记忆要素和民众区域性心理认同与归属感[41],地理学可以从空间观念出发阐明城市通过物质和象征性记忆的空间演化[73]……

大学能为隶属不同行政管理部门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社会组织机构提供一个直接、高效的共建共享平台[74]。早在 2012 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徐拥军在进行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想时就提出,将工作内容分解,交由各机构或文化事业单位分别承担,整合各方力量[75]。大学这一"第三方平台"可以综合采用映射、应用规范、RDF/XML 协议、API 等多种技术实现元数据互操作[76],从而构建不同内容实体间的关系图谱,即通过对事件、人物、地点、时间等元素的语义描述[77]构建虚拟全景。大学作为协作平台,还可以通

过顶层战略设计、绩效管理、技术服务创新等方式构建“城市记忆”工程资源整合与服务的长效机制[78]。

5.3 依托大学本身的可持续性保障记忆建设的可持续性

如何保障建设的可持续性是城市记忆建设的根本问题。记忆资源分布跨越巨大的地理范围,并且分布在众多的个人和机构间。我国的“城市记忆”建设需要建立长效的资源征集机制,向民间个人、社会团体甚至海外等征集相关资源。这就需要一个长效机制,保障持续的人力资源从事动员、宣传、采访、拍摄、录制等资源采集工作,以及在数字存档中注明实物资源的捐赠者、归属和版权等,在元数据中注明数字化资源的来源和所有者的日常维护工作。

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可以保障资源采集活动的可持续。随着城市记忆领域的拓展(如由机构延伸到家庭等),挖掘深度的加深,图档博机构建设“城市记忆”工程的人力资源缺口将不断拉大。当大学参与到“城市记忆”合作建设时,大学生志愿者将可持续地被派遣到资源采集岗位,持续有效地进行资源采集工作。

大学教学科研活动的可持续性也能够保障记忆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在教学方面,“城市记忆”是各地综合性大学的独特教学资源,它能在多样化视角下提供城市社会记忆,包括本地建筑视角、民族民俗民风视角、特色衣食文化视角、地理交通视角、本土艺术视角、区域社会阶级分层视角、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视角等,是生动、真实的史学和社会学教学素材库。在科研方面,“城市记忆”让实物自身述说社会,让研读者自己感悟城市,能给予文化自觉的社会公众最真实的社会认知和最真切的人文美感,为人文学者群体提供未经任何加工、修饰、篡改的原始研究对象,为学术创新启发不可估量的灵感。综上所述,只要合作大学的相关教学科研可持续,“城市记忆”的建设就可持续。

6 结语

记忆与遗忘相伴而生,每天都有无数的记忆承载物永久地消逝,建设“城市记忆”是在与遗忘作战,让“城市记忆”保存的速度赶得上承载物损毁和消亡的速度,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志愿者参与其中,科学、有序地将作战坚持下去,而这一重要的文化使命完全可以由一代又一代的大学师生长期、持续地去完成。

“城市记忆”以记录和再现城市原貌为目标,以弘扬城市文化、推广城市形象为宗旨,以促进城市人文学术研究为职能,因此,它是体量庞大、流程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单一主体难以把握的宽度和厚度,这决定了“城市记忆”工程必须充分利用协同创新的力量,因此建议由图档博与大学长期合作共建。大学能够调度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运用最新数字化手段和技术,动员尽可能大范围的师生及社会力量参与,并进行稳定有序的长效管理。图档博与大学合作共建“城市记忆”,可以填补当前“城市记忆”建设主体的不足,并能保障“城市记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中扬,夏晋. 文脉——城市记忆的延续[J]. 包装工程,2003(4):121-122,125.
[2] 冯惠玲. 打开我们的眼界[J]. 档案与建设,2012(1):5.
[3] 丁华东,崔明. “城市记忆工程”: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J]. 档案学研究,2010(01):40-45.
[4] LOWENTHAL D. Past time, present place: landscape and memory[J]. Geographical review, 1975: 1-36.
[5] 刘守华. 留住城市记忆,我们大有可为——“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综述[J]. 中国档案,2008(1):16-19.
[6] 戴志强. 以公共档案馆为主体整合共享性档案信息资源的思考[J]. 档案学研究, 2010 (1): 32-36.
[7] 陈蕾. 基于城市记忆的近代产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D]. 华中科技大学,2005:71.
[8] 任永芳. 城市记忆建设中信息资源整合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9, 2009(1): 12-14.
[9] 朱蓉. 城市与记忆:心理学维中的城市历史延续与发展[J]. 南方建筑, 2004 (4): 65-68.
[10] 杨茂川. 环境景观设计中的城市记忆[J]. 城市发展研究, 2006, 13(5): 41-45.
[11] 纽约市皇后区记忆[EB/OL]. [2019-02-24]. http://www.queensmemory.org/
[12] 沃巴什谷视觉与声音工程[EB/OL]. [2019-03-01]. http://visions.indstate.edu/
[13] 亚利桑那州记忆[EB/OL]. [2019-03-01]. http://azmemory.azlibrary.gov/digital/.
[14] 缅因州记忆[EB/OL]. [2019-03-01]. http://www.maine-memory.net/.
[15] 克利夫兰记忆[EB/OL]. [2019-03-01]. http://www.clevelandmemory.org/index.html.
[16] 查塔努加记忆项目[EB/OL]. [2019-03-01]. https://www.chattanoogamemory.com/.
[17] 萨米特县记忆[EB/OL]. [2019-03-01]. http://www.summitmemory.org/.
[18] KING L. Indiana bicentennial: archives from oldest college, oldest city, join indiana memory[J]. Indiana Libraries, 2016, 35(1): 18-19.
[19] 堪萨斯记忆[EB/OL]. [2019-06-14]. https://www.kansasmemory.org.

[20] 新南威尔士记忆[EB/OL].[2019 -06 -14]. https://www.records.nsw.gov.au/archives/collections-and-research/guides-and-indexes/family-history.

[21] CALABI D. Memory, narrative and display-city museums in recent initiatives and debates[J].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09, 24(3): 385 -390.

[22] AWAD S H. Documenting a contested memory: Symbols in the changing city space of Cairo[J]. Culture & Psychology, 2017, 23(2): 234 -254.

[23] 蒙特利尔记忆[EB/OL].[2019 -06 -14]. http://www.montrealenhistoires.com/en/a-propos/.

[24] 新加坡记忆[EB/OL].[2019 -06 -14]. https://www.singaporememory.sg.

[25] 牛力, 王烨楠. 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研究述评[J]. 档案学通讯, 2016 (1): 38 -47.

[26] 北京记忆[EB/OL].[2018 -10 -25]. http://www.bjmem.com.cn.

[27] 济南记忆[EB/OL].[2018 -10 -25]. http://www.jnlib.net.cn/jnjy/index.html.

[28] 苏州记忆[EB/OL].[2018 -10 -25]. http://szjy.szlib.com/.

[29] 上海年华[EB/OL].[2018 -10 -25]. http://www.library.sh.cn/.

[30] 绍兴图书馆地方特色数据库[EB/OL].[2018 -10 -25]. http://www.sxlib.com/tsindex/index.htm.

[31] 晓章. 中国档案珍品展掀起京城档案热——“走进记忆之门”档案展览社会反响热烈[J]. 北京档案,2004(11):12 -14.

[32] 黑龙江省图书馆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库[EB/OL].[2018 -10 -25]. http://www.hljlib.org.cn/.

[33] 谢海洋, 李鑫. 新媒体视阈下城市记忆工程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北京档案, 2016 (7): 36 -37.

[34] 香港故事[EB/OL].[2018 -11 -25]. https://hk.history.museum/zh_CN/web/mh/exhibition/permanent.html.

[35] 丁华东. 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36] 香港记忆[EB/OL].[2018 -08 -05]. Hong Kong Memory http://www.hkmemory.hk/index_cht.html.

[37] 徐拥军,王露露,洪泽文. 我国城乡记忆工程建设研究[J]. 山西档案,2017(4):18 -26.

[38] 梁继红. 光影声色:数字重建北京城市记忆[N]. 中国档案报,2015 -12 -14(3).

[39]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9.

[40] 钱智勇. 基于信息服务网格的城市记忆资源整合研究——以长三角地区城市记忆资源整合为例[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1):61 -64.

[41] 朱蓉. 城市记忆与城市形态——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J]. 南方建筑,2006(11):5 -9.

[42] MUZAINI H, YEOH B S. War landscapes as ‘battlefield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reading the reflections at Bukit Chandu, Singapore[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5, 12(3):345 -36.

[43] 库克. 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 李音,译. 档案学通讯,2002(2):74 -78.

[44] 涂欣. 经营“城市的记忆”[J]. 四川建筑,2005,25(1):13 -14.

[45] 冯惠玲. 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 档案学通讯,2012(3):4 -8.

[46] BELL D. Mythscapes: memory, mythology, and national identity[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3, 54(1):63 -81.

[47] LEWICKA M. Place attachment,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memory: restoring the forgotten city pas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8, 28(3):209 -231.

[48] 朱竑,刘博. 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1 -8.

[49] 李王鸣,江佳遥,沈婷婷. 城市记忆的测度与传承——以杭州小营巷为例[J]. 城市问题,2010(01):21 -26.

[50] 曹珊,段进宇,侯硕,邢晓娟. 从城市记忆度评测看北京中轴线[J]. 北京规划建设,2012(02):99 -103.

[51] 汪芳,严琳,熊忻恺,吴必虎. 基于游客认知的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研究——以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为例[J]. 地理学报,2012,67(4):545 -556.

[52] 周磊,郑燃. 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模式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2012(5):42 -49.

[53] 冯惠玲. 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9(1):96 -103.

[54] 加小双,徐拥军. 国内外记忆实践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2019(1):60 -66.

[55] 弗罗里达记忆[EB/OL].[2019 -02 -24]. https://www.floridamemory.com/.

[56] 汪伟全,许源. 地方政府合作的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2005(05):294 -296.

[57] 霍艳芳,陈可彦. 基于博弈论的“城市记忆工程”多方参与研究[J]. 档案学研究,2016(02):47 -51.

[58] 冯惠玲. 数字时代的记忆风景[N]. 中国档案报,2015 -11 -19(3).

[59] KUNNY T. A digital dark ages? Challenges in the preserv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B/OL].[2019 -07 -02]. http://origin -archive.ifla.org/IV/ifla63/63kuny1.pdf.

[60] 范泽龙,李佳. 青岛市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思考[J]. 兰台世界,2016(10):65 -66.

[61] 弗吉尼亚大学数字历史研究中心.[EB/OL].[2019 -06 -14]. http://www.vcdh.virginia.edu/index.php? page = Projects.

[62] 斯坦福大学罗马地理空间模型.[EB/OL].[2019 -06 -14]. http://library.stanford.edu/projects/orbis-stanford-geospatial-network-model-roman-empire.

[63] ALLEN P K, TROCCOLI A, SMITH B, et al. The beauvais cathedral project[C]//2003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Workshop. Madison:IEEE, 2003, 1: 10 -10.

[64] Docubase 数据库.[EB/OL].[2019 -06 -14]. https://docubase.mit.edu/project/city-of-memory/.

[65] 城市人文组织.[EB/OL].[2019 -06 -14]. https://globalur-

banhumanities. berkeley. edu/city-of-memory.
[66] 全球记忆.[EB/OL].[2019-06-14]. http://memorynet. org.
[67] 工薪阶级婚姻.[EB/OL].[2019-06-14]. https://www. gla. ac. uk/research/az/centreforgenderhistory/projects/negotiating%20the% 20law/#/2012-15: ahistoryofworking-classmarriageinscotland1855-1976.
[68] 9.11记忆.[EB/OL].[2019-06-14]. http://911digitalarchive. org/.
[69] Hurricane Digital Memory Bank.[EB/OL].[2019-04-13]. www. hurricanearchive. org.
[70] 北京老照片时光机[EB/OL].[2019-02-23]. http://gis. pekingmemory. cn/.
[71] 淞沪抗战珍贵影像巡回展映拉开帷幕，青少年爱国主义网.[EB/OL].[2019-04-11]. http://agzy. youth. cn/qsnag/zxbd/201208/t20120817_2363115. htm.
[72] 祁天娇,马林青. 历史文化村镇活态保护的新模式——基于数字资源构建的视角[J]. 档案学研究,2018(3):44-50.
[73] 李凡,朱竑,黄维. 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J]. 人文地理,2010,25(4):60-66.
[74] 李金芮,肖希明.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管理体制模式及其适用性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5,59(3):26-34.
[75] 徐拥军. 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想[J]. 档案学通讯, 2012, 3(9) :9-13.(补页码)
[76] 秦雪平. 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研究——以世界数字图书馆为例[J]. 情报探索,2013(01):69-72.
[77] Europeana Data Model Primer[EB/OL].[2017-04-21]. http://pro. europeana. eu/files/Europeana_Professional/Share_your_data/Technical_requirements/EDM_Documentation//EDM_Primer_130714. pdf.
[78] 安小米,宋懿,张斌. 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概念、路径和机制[J]. 档案学研究,2018(03):81-88.

作者贡献说明:
李睿:负责选题及主体论证;
黄靖芸:负责数据和论据收集及局部论证。

Libraries, Archives, Museums and Universities Collaborate to Build “City Memory”

Li Rui　Huang Jingyun
Sichua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construct “city memo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tecting urban context and preserving collective memory, including how to expand the construction subject, build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make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city memory” sustainable.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mor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memory” in China.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network surveys and literature searches of foreign representative “city memory” project, as well as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telephone interviews of themajor “city memory” project at home, it is found that the domestic“city memory”constructionare faced with severa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s to collect, a short of multilateral collaboration platform, and the unsustainable constructions and researches. As a result, a demand for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bodies has been put forward. [**Result/conclusion**] In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bodies from libraries, achieves and museums to universities, making full use of the human resource advantage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conduct more extensive and lasting resource collection, relying on the multi-disciplinary advantages of the university can build a multi-party cooperation platform conducive to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relying on the continuou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university can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memory” construction.

Keywords: city memory　collaboration platfo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